我没有告密

这一天是周六，初一初二的学生早都放假回家了。因为中考的关系，我们初三年级从这学期开始周六补课。补课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别人都回家了，就我们孤单单地在学校里做试卷，死活都只能拿五六十分，却还要硬生生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试卷。

因为无聊，升学压力也大——班主任老杨说要是平均分考不到八十就只能上职校了，我可不想在职校里跟一些小流氓厮混——便一时心软，听了阿坤他们的“蛊惑”，到一楼厕所抽烟玩儿。

一楼是初二学生的地盘，我们去年也曾呆过。那一年真是惨，因为不小心把水撒到后排“学霸”的书上，那个家伙居然诬陷我是故意的，还要我陪他书。凭什么？最后我们就扭到了一起。可是我个子小，力气也不大。最后要不是阿坤，我可就被揍扁了。好像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跟阿坤一起玩儿的吧？

本来我不想来的，阿坤非说，抽烟很好玩，特别能缓解压力，缓解紧张情绪。我呢，最近刚好状态不好，一考试就紧张，总是五六十分，弄得爸妈和班主任老杨都很紧张——我初二的时候虽然也不见得成绩多好，却也比那个“学霸”差不了多少。一听说可以缓解紧张，就心动了，试试看呗。虽然爸爸也抽烟，却从来没有让我闻过烟味，是啊，我这辈子都没闻过烟味儿呢。说不定那玩意儿挺好的，不然，妈妈都让爸爸戒烟那么多年了，他怎么还会照抽？

来到目的地，阿坤从兜里拿出一只漂亮的金色盒子，是烟酒店橱窗中常见的那种包装，上头印着三个突出来的字，好像是“芙蓉王”。

“很贵的，两支就是我一顿早餐！”他边从盒子里抽出一根给我，一边说。我看见里头有七八根的样子。

“这么贵，你从哪儿弄的？”两根就是一顿早餐，这七八根可就是我一天的餐费了。

“你别管，反正就尝尝呗。要是喜欢我还可以给你几根。”似乎这玩意儿来得很容易，他一点儿也不在乎。

学电影里头的样子，我把这根分成金色和白色两截的玩意儿叼在嘴里，金色那头朝外。

他自己点着了，然后把打火机伸过来要给我点：“你弄反了，金色的那头应该咬在嘴里。”

“哦，我没抽过，不知道。”我赶紧换过来。

“我也没抽过啊。还不是跟电视里学的。”他帮我点好了烟：“快，快，吸一口！吸一口！”

“咳——咳——咳——”我觉得味道有点冲，一时很不适应，咳嗽起来。

“味道一点儿也不好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我觉得也没那么好玩。”他皱了皱眉头，上周打篮球时被抓破的脸已经结痂了。

我趴在窗台边，没有再把烟往嘴里放，等它自生自灭。

五月是在这个南部沿海城市最漂亮的季节，花团锦簇，万象呈现闪亮的面貌。从厕所玻璃窗户望出去，蓝天白云，红艳艳的木棉花像一颗颗宝石镶嵌在无叶的枝干上，阳光移过来的时候闪出醉人的光。以蓝天白云为底版，这株在学校里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高大木棉，就像是后现代油画中的主角，跟梵高的《星空》有点异曲同工。

忽然一阵灰灰的烟飘过来，破坏了我的想象。原本这时候跟着《星空》出场的该是跟我一起去看《星空》的女孩的，那个我很喜欢的“小丸子”，可惜转去河对面的香港读书了。

唉。

阿坤还在抽。好像是觉得不抽完就很浪费。

我怕他像我爸爸那样，抽烟上瘾，戒都戒不掉，就说：“阿坤，别抽了吧，怪难受的。”

他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把这根儿抽完。”

这时候，又有几个人走进来上厕所，都是认识的，平时不怎么学习的家伙。我一见他们的人影儿，就将烟在墙上摁灭，扔进了一边的便池里。

阿坤却一点儿也不在乎，又使劲抽了几口。

这帮人看见了，马上问阿坤要。阿坤向来人缘好。很快，那小半包烟就没了。看着阿坤跟那帮人打成一片的样子，我感到憋屈，又感到害怕。

我想走了，想去叫阿坤，阿坤却跟他们一起前呼后拥地往门口走。大概是里面烟味太重，他们走到门口抽吧。此刻他们都站在厕所门外，也不怕人看见，簇在一起抽啊抽。

忽然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：“刘主任来啦！”

门口的人一哄而散，我刚想出去，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一尊高大的身体。皮鞋，西裤，浅蓝条纹白衬衣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是学生处主任！脸一下子就红到脖子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班的？在这儿干什么？

我告诉了他姓名和班级，却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干什么：“我在上厕所。”

“为什么不在上面上？”

“上面人太多。”

“是吗，我怎么看上面没人？还有，你上厕所怎么上出来这么重的烟味儿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我低下了头，说不出话来。

班主任老杨把我从学生处领出来的时候，都快到中午吃饭的时辰了。虽然我在学生处没有供出“共犯”，只说是我一个人抽的烟，但是我还要过班主任老杨这一关。

班主任老杨是个很出名的烟鬼。虽然他从来不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抽烟，但自从那天被阿锐察觉之后，大家就知道他是个老烟枪。那天刚下课，他就赶紧去厕所，出来之后刚好阿锐要去问问题，结果就闻到了从老杨嘴里飘出来的浓重烟味。后来又有几位同学故意去试，老杨嘴里飘出的浓厚烟味儿充分证实了阿锐的发现。

此刻，老杨就坐在我对面，黑色老旧的西服外套架在微微佝偻着的背上。老杨很瘦，不，是太瘦了，就像一具衣架，我心想。

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儿？他并没有多种的语气，像是在给我悔改的机会。

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声音小到连自己都听不到。

但他嘴里散发出来的烟味，让我立马想起一个半小时前我在一楼厕所所做的一切。

哈口气！

我哈了一口。

没有味道啊。我相信，你是试着玩儿，对不对？

嗯。没想到他竟能如此善解人意，我不能不承认。

跟你在一起试着玩儿的还有谁？

没，没人，就我一个。我有点紧张。

不对吧？刘主任明明就看到好几个人逃跑，怎么可能就你一个？

真的，真的就我一个。唉，这话已经在学生处说了好多遍了，我觉得我就要坚持不住了。

你千万不要这样袒护他们。要知道，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！你要是包庇他们，会让他们走上邪路，后果不堪设想的！

我知道他的目光射向我，但我沉默不语。

烟味好闻吗？

不好闻。

抽烟有害健康，你知道不？

知道。

抽烟会上瘾，知道不？

知道。

你看，你都知道，你看我，就因为年轻时不注意，听了坏孩子的诱惑，抽了一第一根烟，然后是第二根，后来抽烟上瘾，现在想戒也戒不掉，经常因为肺部问题和呼吸道问题上医院。很痛苦的！

我还是沉默。

你是不是想要你的小伙伴也这样啊？

沉默。

是不是阿坤？

我险些点头。

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，他呢为人坦荡、仗义，是个好孩子，可是，他原则性不强，很可能就会被其他人带坏的！你难道想要他这样吗？

我使劲地要了摇头。我感到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好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先回去吧！记住，以后千万不能再尝试这些危险的东西了。

嗯。

好吧，你回去吧。

我终于回到了教室。这节课是自习，但班上静悄悄的，大家都在默默做作业。

很快，放学了，阿坤邀我一起去吃午饭。我跟他说，抽烟不好，以后我们都不要抽烟了，好不好？

他什么都没说。

事情过去好几天，没有动静。我都快要忘记了。

这天是班会课，但老杨却让我们自习。然后，他把阿坤叫了出去。直到下课的时候，阿坤才回来。

靠，谁他妈的告密！贱人，我一定要查出来！我跟你没完！靠！……

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对我说的，让我觉得羞愧，一下子觉得很不舒服。但是，我并没有告密啊！

走，打球去！他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！班会课后就是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。

哦，我，我，我不大舒服。你去吧！

咋啦？脑子秀逗啦？难得今天我有兴致，走吧，走吧，别磨蹭啦！

我真的有点不舒服！话还没有出口，他就拉着我走到了教室门口。

走吧，走吧！不容我分说，他从球柜中取出那只陪伴我们一年多的斯伯丁篮球。篮球表面原本的赭红色已经有多处斑驳成灰白，大概跟我这时候的脸色一样吧？

我跟着他来到球场上。开球了，对方发球，一下子就被他抢断了，然后迅速传给我，可是，我心神未定，一下子没接住。

嘿，你咋回事儿？认真点儿。

我强迫自己卖力起来，反正又不是我告的密，我干嘛要这么自责、这么愧疚呢？

渐渐地，我们配合越来越好，像是回到了从前。

忽然，我听到一个声音说：阿坤，听说那天抽烟那事儿你被你们老杨训了？

我的目光投向那家伙，竟然是那天在厕所抽烟的一群人中的一个。他是隔壁三（3）班的，他总喜欢找阿坤玩儿。

别提了，不知道哪个贱人，他妈这么没品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儿也干得出来！要是被我查出来，非揍扁他不可！

他又抢到了球：嘿，接球！

当时我这里空位，只见那只跟我如此亲熟的篮球直直地飞过来，速度超快，力量不小。要论平时，注意力集中，接这种球然后非身上篮对我来说不是难事。

然而，只听到咚的一声，我的鼻子破了！

我马上捂着鼻子低下头，走出场外。殷红的血从鼻孔中冒出来，爬满我有些脏污的手，很快就滴到篮球场鹅黄色木地板上。我忍住疼痛的眼泪，马上仰起头。

我感到阿坤的手扶在我的左肩上，同时听到他的大喊：谁有纸巾？谁有？快点，他妈的，快点。一张纸巾递过来，又递过来一张。

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反应慢了一拍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借不到这只已经熟到不能再熟的篮球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听到那家伙说些跟我无关的话却忍不住去愧疚。

阿坤扶着我往厕所走去，又是那个一楼卫生间。他用手接了一捧凉水，倒在我的脖子后面，然后轻轻地拍起来。我自己接水洗鼻子。

哗哗哗的流水声勾出了我的眼泪，淹没了视线。

过了一会儿，血终于不流了。我用手里剩余的纸巾擦了擦鼻子和眼睛，洗了洗手。

阿坤已经在一边等着我了：走吧，回宿舍！

我跟着他，并排走着。

没事儿了吧？以后小心点儿，打球嘛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！这次都怪我不好！球传的太快，太急了！唉，当时想到那事儿就很生气，所以，所以……
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是我不小心！可是，那事儿，真不是我告的密！学生处刘主任问了我一个小时，我都没说！

我当然相信不是你啦！你个傻帽儿！别乱想了！

可是，抽烟真的不好！你以后不要抽烟了好不好？
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怎么跟我爸妈一样絮叨！

真的，我爸爸也抽烟，我妈妈可烦他了。你也不要抽了，老杨说，抽烟容易上瘾，会得肺病的！

他忽然眼神凌厉地看着我：你跟老杨说什么了？怪不得他说在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之下，某人默认了同伙就是我！原来这个某人就是你！哼——

说完，他把篮球使劲往地上一砸，杂沓的脚步声响起，他扬长而去！

火箭队11号火红球衣在寂静的时光中越飘越远，五月的黄昏在太阳炽烈的余光中透出青青芒果的苦涩。

在愈渐悠长的景深中，我拾起依然轻轻蹦跳不止的篮球，忽然觉得，我的少年时代就要结束了！